

嵩之子 人之师

——嵩山文化学者张国臣教授印象

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学习中去

我们的采访先从张国臣的名字开始。他1956年出生在登封一个小山村，父亲张颖水、母亲王秋娥从小对他都寄予重望，故给他取名“国臣”，两个字蕴涵为人父母者多少的虔诚祈祷和美好祝愿！

张国臣教授也因父母赐这个大名而深感骄傲，并努力为这个名字增光添彩。

2011年5月16日，在“天地之中”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张国臣教授为家乡又出善举：他把自己的10本专著捐赠给登封的260多所中小学，并把他和妻子王素珍、女儿张小羽收藏多年、价值不菲的数千册藏书捐给“嵩阳高中张国臣图书馆”。

“嵩阳高中张国臣图书馆”这块牌子是由文怀沙老先生题写的。刚开始他并不愿意写，但当他听了张国臣用自己的行动吟唱了“爱的奉献”、“感恩的心”这两首歌之后，老先生深被感染，欣然命笔，写下“嵩阳高中张国臣图书馆”。

当要去刻牌子的时候，张教授“突发奇想”，给工作人员特别交代，一定要把“张”这个姓去掉。工作人员不解，高人指点说这是张教授不想宣传个人，想把自己的“个性(姓)”变成全社会的“共性(姓)”——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臣民。

其做人之低调谨慎，管中亦可窥一斑。

张教授作为检察机关的高级官员一再提道：“不贪财，一贪财就枉法；不张狂，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；不忘本，多报恩”。并以为座右铭，时刻铭记于心，经常告诫他人。

尽管张教授干一行，爱一行，且都能得心应手，如烹小鲜，但张国臣教授在某些方面也与时“为忤”，被人讥讽为“短板”：比如他“唱歌跳舞不会，打牌搓麻太累，洗澡桑拿破费”，他骨子里还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襟度，把工作之余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阅读与学习研究当中去了。

每一项成果都是血和汗凝成的

准确地说，张教授真正的写作生涯是从大学开始的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登封人，他深爱着嵩山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。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嵩山文化，并深深地迷恋上嵩山文化。

愈是研究的深入，他愈加发现：嵩山文化是个浩瀚的大海，涉浅者仅见虾蟹，涉深者方见鱼鳖，愈深者才见蛟龙。他用“蚂蚁啃骨头”、“老牛拓荒者”的精神终于把嵩山文化这口井挖向纵深，流出甘甜。

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他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线装书《说嵩》，了解到古代名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硕儒圣贤都游览过嵩山并留下诗篇，“少年心事当拿云”的张国臣就萌发了编写《历代名人嵩山诗选》的想法。他就去征求老教授任访秋先生的意见，任老师只说了一句：“天道酬勤，有德无敌。不敢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不敢做大学问的学生难成好学生。可以试试看！”在试的过程中，他才真正意识到“注释”古人，力之不逮。

行胜于言。他就利用暑假拿着古人的诗词“深入一线”，考查了嵩山少林寺、中岳庙、嵩阳书院、观星台等30多处文物遗存，从感性到理性，从认识到实践，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，翻烂了《辞

海》《辞源》，搬走了一个又一个“绊脚石”，撵走了一个又一个“拦路虎”。

古诗《谒少林寺》中有一句“花开五叶地生金”，张国臣怎么译也弄不明白，就去请教任先生。先生说：“注释古诗词，涉及典故和背景，须有高出古人的知识才能为，你现在干的是北大教授王力、朱东润的工作啊。‘花开五叶’可能是佛学禅语，赵朴初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，他应该会知道。”张国臣借着年轻气盛，就壮着胆子向赵朴初会长写信求教。一个月后，赵老委托秘书回信：“达摩从印度到中国，发出‘花开五叶’弘扬佛法的誓愿，在少林寺创立禅宗，分为五派，广为流传。”

“胸藏文墨虚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张教授事业上那么春风得意，与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。他在年少时期就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，背诵了数百篇、数百首唐诗宋词。尤其可贵的是，他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——少林文化学，成为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！

张教授在《中国少林文化学》跋中写道：“他人走一步路用一分劲，我走一步路则要用十分劲，每一项成果都是用血和汗凝成的。其间，有多少刚正不阿的人在我最困难时给予强有力的无私支持、帮助和爱护啊！”

作品漂洋过海遇知音

熟悉张教授的人都知道，他的公文包里经常装着书，行车路上、飞机途中，从不浪费一点时间。他在会议多、业务多、下乡多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笔耕。在行的途中，他脑海中浮现的是嵩山的古奇神奥，联想的是嵩山文化的深厚巍峨，吟哦的是哲理名言……他的许多诗词都是这样写成的。

张教授也是用挤出来的时间写出了九卷本、400多万字的《嵩山的流泉》。

张教授的作品不只闻名遐迩，已经“冲出了亚洲，走向了世界”。

2008年的一天，在美国读法学研究生的女儿张小羽突然打来越洋电话：“爸爸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！”

他知道女儿在卖关子：“什么好消息，说来听听？”

“我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，我看到了你的《中国少林文化学》这本书！”小羽难掩激动之情。

张教授开创的“少林文化学”不仅漂洋过海来到了大洋彼岸，他的《箴言录》也在这里找到了知音。

到美国读研的小羽临行前专门带了一本爸爸的《箴言录》，以之为指南时时指引着自己人生的航向。有一天，小羽的美籍华人老师到她的寝室走访，看到了床头上的《箴言录》，就随便

翻了几页。这一翻不当紧，《箴言录》中“鸟贵有翼，人贵有志”、“真正的高傲，永远在内心”、“忠于信仰，暖不争花红，寒不改叶绿，始终立定脚跟，挺直脊梁”，字字珠玑，句句迥迥，其哲理的思辨、诗性的语言、深度的见地、高度的概括更如磁石般深深地吸引了这位老师，当即就征询可否借回去看上一晚。小羽骄傲还来不及呢，当然慨允。

第二天，这位老师果然把书还了回来，但她执意要给作者通个电话。

张教授接到这位美籍女教授的电话还是有点错愕，并非受宠若惊，而是这位女教授开口就问：“你有情人吗？”

小羽早就告诉了这位老师，爸爸根本不是“那样”的人，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是一如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横亘其间。张国臣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只好如实招来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我就做你大洋彼岸的精神情人吧！”张教授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并被这位老师的率真所感染，爽快地答应了。

2009年12月，张教授《嵩山的流泉》学术研讨会的信息见诸报端、网络转载之后，引起了澳大利亚华文报纸《大洋时报》的高度关注，用了4个整版的超大篇幅报道研讨会的内容和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，张教授的影响力也从美洲端往澳洲……



心随朗月高 志与秋霜洁

从登封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到获大学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；从学写作文到发表作品，出版400多万字的文集，成为中国作协会员、教授、一级高级检察官，张国臣每前进一步都感恩在心。

正因为这颗感恩的心，他不放过任何一次为家乡做贡献的机会。早在1987年，他便向河南大学领导多次“游说”到登封考察，推荐嵩山文化，最终促成河南大学与登封市政府联合河南大学少林武术学院，成为登封最早创办的高校之一；2008年作为省人大代表的他又提出《弘扬嵩山文化，建立郑州大学嵩阳国学院》的议案，得到了省人大常委会的认可，并引起省委、省政府的高度重视。2009年9月2日，郑州大学嵩阳书院（最后定名）举行揭牌仪式，他赓续文脉、弘扬国学、报恩乡里的心香一瓣又一次开花结果。

就在少林寺院东北角的观音殿有一幅“十三棍僧救唐王”的壁画，这一故事在电影版的《少林寺》和电视剧版的《少林寺传奇》中都有较重笔墨的描述。

诗以言志。唐王李世民在《经破薛举战地》中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昔年怀壮气，提戈初伐节。心随朗月高，志与秋霜洁……”一代帝王的“心随朗月高，志与秋霜洁”我想不只是在对自我人生境界的期许，更为后人立下了做人的标杆和品行的刻度。

张教授就与之不谋而合。采访结束，张教授叫着大家一起去他们单位食堂吃饭，他向大家隆重推荐了他们食堂的拉面，其特色就是“一清二白”：清汤+白萝卜。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领导，作为一名高级检察官，作为一名著名文化学者，“一清二白”哪里只有拉面那么简单？分明深意存焉！

刚过七点，天还没黑。我们还想再聊会，但张国臣教授执意要带大家先去他们食堂吃晚饭。

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经过一片狼藉的工地。“这里刚刚完成一项壮举——一幢楼‘乾坤大挪移’了50多米！”张教授指着工地说。

砖头和石子满地，有点硌脚。习惯了嵩山的崎岖与坎坷的张教授走在最前面，帮我们挑着路。一个工头模样的年轻人给他打着招呼：“假日领导也加班？”

张教授笑咪咪的：“你们不也是么？”宛如工友间的玩笑。

一句话也暴露了自己的朴素出身。

但现在，张国臣却是个有“身份”的人。

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检察长、河南省检察文联主席、一级高级检察官、嵩山文化研究学者、管理学博士、教授、作家、诗人等，集多种身份于一身，在身份的转变中腾挪跌宕，而且每一种身份都能做到不辱所命，异彩纷呈。

无疑，这么多的身份也让张教授尤为繁忙，以致我们的采访一推再推，最后只有约在星期六。

2011年6月18日下午，约好的四点，我们点半就到了。我和同事说要不咱在大门口等一会吧，张教授那么忙不会这么早到。同事说还是打个电话问下吧。电话那端传来温情的问候：“你们到了？我在办公室，你们上来吧。”

这让我和同事都有点意外。

走进张教授的办公室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顶天立地的大书柜，上面放着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社科、人文等各类图书，琳琅满目，一看便知张教授知识体系的庞博与臻备：文史兼治，古今不隔。

晚报记者 李韬



本版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